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宗教學部

研習會：初探後現代
(從電影看後現代之化)

教授：容若愚博士

題目：影評—阿飛正傳

學員：徐貴蓮修女

李瑋華

區少駒

(宗正)

香港：二零零一年

影評 — 阿飛正傳 (王家衛)

前言：

「阿飛正傳」是王家衛製作於一九九零年的一部榮獲五項最佳獎的電影。此片以一九六零年代為背景去表達後現代這個「無根的年代」，以男主角張國榮，「旭仔」的生活方式來演繹後現代「不羈的自由」。

導演以極度認真的態度去製作每一個鏡頭其實是對後現代思潮的一份嚮往還是控訴呢？

無根的年代：

無根的浪漫：

片中張曼玉因張國榮曾表示會永遠記住與她共處的一分鐘而願意將自己的一生付託給張國榮這個不務正業，放蕩不羈，對愛情不專一的二世祖。她所追求的只是那一分鐘記憶所標誌著的浪漫，不顧一切地渴求能與他一起生活，甚至只是同居也心甘情願。但這都是張曼玉單方面對浪漫的憧憬而已，實際情況卻不如她所想像那般簡單；個性不羈，處處留情而不願生根的張國榮根本就不願意接受這份束縛，他只是充分利用女孩子追求浪漫的心理來奪得張曼玉的芳心以至她的整個人，後來張曼玉問他：『我們認識了多久？』他卻輕描淡寫地，全不經意地回答一句：『很久了，我記不起。』已得到的不需要再珍惜，甚至當張曼玉要求要結婚時他竟斷然拒絕，並放棄了她。他不願意為愛情植根，更不願意被婚姻所束縛，這充分表現出後現代人關係的疏離和無責任感。

無根的爱情：

在這無根的年代，男女間性與愛的界線已變得越來越模糊，人都在性與愛之間畫上一個等號，愛卻被性所完全替代，他們所追求的只是觀能上的快感和身體上的刺激和滿足，而真正愛所包含的各種如接納、尊重、忍耐、交付、犧牲等高尚情操卻蕩然無存，只被視為不合時宜的包袱而已。只有性的所謂愛情是經不起考驗的，沒有忍讓、諒解和接納，任何一方稍有不滿都會成為離異的藉口，因為他們都只為

尋開心，不願面對困難和責任，其實這都是逃避的心態。再者，他們從不珍惜對方，一種易來易去的心態使他們都不在乎，如張國榮對劉嘉玲說：『妳若離開了就永遠不要再回來！』這就是後現代人那份不願生根的愛。

無根的關係：

在後現代浪潮的衝激下，人的關係才變得更模糊，更無根。人互相相識而不互通姓名，甚至在發生了身體關係後仍不知對方是誰，是他們認為不需知或不想知，就如張國榮和劉嘉玲的初次關係，只是劉嘉玲主動地將自己的電話號碼和姓名寫給張國榮。又如張曼玉和劉德華之間，雖曾多次相遇交往，但卻未有交換彼此姓名、電話或地址等，惟一能夠互相聯絡的途徑是劉德華負責巡邏的區域、他每次巡邏時會經過的電話亭、或張曼玉當兼職售票員的球場。

片中張國榮和劉嘉玲彼此之間雖然已有了一段時間的身體關係，但由於沒有愛的基础，或更應說是在後現代現象中的所謂不羈的灑脫，他們這段關係在張國榮眼中只被視為一宗交易，是彼此肉慾的交易而已。因此，伴侶竟變成了貨品或禮物，是可以轉讓，也可以轉贈的。結果張國榮就這樣地將劉嘉玲連同他的車子一起轉贈了給張學友。另外，人都變得盲目和自欺欺人，明知只靠金錢所換來的關係是不會長久的，但仍然樂意自欺，不理會沒有保障和沒有明天的無根的關係，只尋求目前短暫的快樂和慰藉，潘迪華與比她年輕得多的男友之間的關係正是這典型的寫照。

由此可見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聯繫的渺茫，關係的疏離和無根，以至相逢何必曾相識的一夜情更成了後現代自命灑脫的標籤。人變得更自我中心，只要我感覺開心就去做，誰也不需要向誰負責任，關係也不在乎長久，不一定要有明天。

刻意的忘記(逃避，不想生根)：

張國榮刻意地表示他已忘記了張曼玉。劉德華本來曾與張國榮有過一面之緣，並知道他是張曼玉所念念不忘的男友，但當他們在菲律賓相遇時，彼此都表示不認識對方。其實他們都在刻意地忘記一些他們根本不能忘記的記憶，這都是一種逃避的心態，不願承擔可能會受傷的痛苦。張曼玉卻在承受了痛苦的傷害後而刻意要忘記她與張國榮之間的過去，她在劉德華面前說：『我要由這一分鐘起忘記這個人！』

個人主義抬頭，人的自我膨脹：

張國榮在很多事上都似乎滿有把握，充滿信心。他一開始就滿懷自信地去追求張曼玉，他似乎已知道她必會落入他的掌握之中，他起初就以必然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張曼玉面前，是完全自我中心的表現，就在這一句『妳今晚在夢中必要見到我！』中表露無遺，是活生生的自我膨脹現象，更是粗暴和不尊重地將自己的意願硬加在別人身上表現。他對劉嘉玲亦如是，事事都似是在他的意料和掌握之中，但其實是缺乏愛和尊重地控制別人，務要使別人失掉自我和失去自由，在他的控制下成了他的附屬品，任他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另外，在自我中心的心態下，人的任性和任性都浮現並主導著人的心性和行為，自我的心願或意欲不能達成就情願兩敗俱傷，張國榮就是抱這樣的心態與他的養母相處，並在最後成功逼她揭露他身世的秘密。

不羈的自由：

未能灑脫的灑脫：

片中不斷以不在乎來表達人對所謂灑脫的追尋，張國榮不在乎身邊女伴的去與留。張學友從窗口進來，也從窗口離去。有真自由的當然能夠真灑脫，但不羈的不等於灑脫，或不羈的不一定灑脫，只不過是他們未遇上值得，他們去執著的對象而已。澈底的灑脫是人完全的釋放，那就是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張國榮以不羈的生活方式來表達他的所謂自由灑脫，他連女朋友，車子，房子都可以放棄，但卻拋棄不了自己的根，他拼命要知道他的親生父母是誰。他一方面以為選擇了不羈的生活就是獲得了自由，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偏偏被心性的執著所困擾，一個如他一樣不願生根的人竟要尋根，這正是後現代的解構後而又無法整合的矛盾現象，在張國榮這個角色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無腳的飛鳥：

這根本是不願生根的人自欺欺人的藉口，是不羈者自我安慰的謊言，成了他們不需負責任的似是而非的理由，是不願負責任和不想被束縛者逃避的後門，是浪漫主義者的幻想，是真正自由的假象，是絕對不自由的象徵。牠其實絕對沒有自由，牠沒有選擇停下來休息的權利，牠雖然可以自由地從高天俯瞰這個世界，但牠眼下的一切美好事

物都注定與牠絕緣，牠要不停的飛直到牠的生命結束為止，牠必然會有疲倦的時候，但仍要繼續飛，遇上風吹雨打仍要拼命掙扎，無處棲身，流離失所，孤立無援，對前景沒有希望，只是死路一條。其實牠根本就沒有飛過，牠從開始就已經死了，這也就是不羈者的下場，過不羈生活的人根本就如行屍走肉，是個心靈永遠不能獲得釋放，沒有自日的活死人。

討論：

不羈與自日：

我們認為導演王家衛在這套電影中要表達的不是不羈的自日，而是要藉著張國榮不羈的一生去挑戰後現代人無根的不羈現象，為的是要帶引觀眾的反思，叫他們重新反省甚麼是真正的自日。他在片中創造了無腳的飛鳥似乎是要浪漫地讚美無根的文化，但實際上卻是在暗示著這是一條不歸的死路，只是無知者的自日幻象，那裏卻隱藏著不少空虛、孤寂、痛苦、身酸，既不自由，又不浪漫，只是可憐的無奈而已，又向來自日之可言呢？人以為不生根就是自日，但不願生根的張國榮卻又放不下自己本來的根的包袱，不顧一切的去逼他的養母說出他的親生父母是誰，並放棄一切到菲律賓去尋根，這確是導演對今日的無根現象所作的幽默的諷刺。

導演一方面將這現象透過故事人物來活現在觀眾眼前，另一方面卻又邀請人去反思人的不羈會為他們帶來甚麼？是無悔的抉擇，還是終必抱憾的結局呢？今日人都趨向自我中心，以不顧他人的不擇手段來達致個人意願的實現，就是他們的所謂自日，是個人主義抬頭的後現代現象，人不再互相尊重，人性尊嚴更被踐踏得蕩然無存，人不再珍惜彼此間的關係，人變得疏離和冷酷無情，彼此毫不關心。這對將來的人類社會又會有甚麼影響？誰要為今日的這些現象負責呢？身為父母或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們又應有甚麼實質的行動作反應呢？這都是導演在影片中對觀眾所發出的質詢，叫人要認真地去反思和面對這些後現代思潮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和影響。

他以沒有蓋掩不羈本身的手法，藉張國榮的一些小行為來表達不羈者的空虛孤寂和痛苦，以此去反駁後現代的不羈當作真自日的荒謬。具代表性的片段就是當張曼玉離開張國榮時，張國榮在窗旁遙望著街外張曼玉離去的背影，其實他最珍惜的是張曼玉，他根本就沒有忘記她，因此他故意要求劉德華在再遇上張曼玉時要告訴她他已忘記

了她。其實他都是希望她得到釋放和獲得真正的自由。這是導演要帶出的希望，而這希望也終於達成了，因為張曼玉在最近就真的釋放了自己，願意主動地至電給劉德華，但可惜找不著。這就是無根年代的產品，也表示自由並非就能擁有、控制或主宰一切的權力，彼此自由與自由之間的共存界面就是互相尊重。

導演更在最後以與先前劇情完全無關的梁朝偉的一幕，以似是要為攝製下集鋪路的手法來為整套電影畫上一個令人丈惑不解的問號。我們認為他其實是要以實際行動來表達他對不羈式的自由的個人意見，他是要對觀眾說：『我是這套影片的導演，我有我的自由製作權，因此我就要硬將這一幕本來與前段故事內容全無關係的片段加插在這裡作為結尾。你們看，這可算是我的不羈，還是我的自由呢？請大家自由地來個你們的判斷吧！』他就是以這樣像似不羈的行動來控訴後現代的不羈現象的高漲。

- 全文完 -